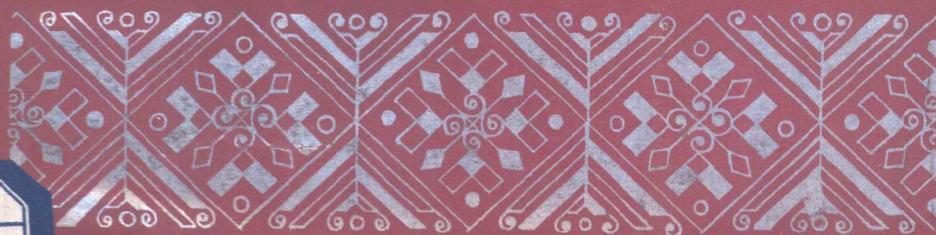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

周有光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语文学的现代化

周有光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上海书店及上海发行所发行 命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70,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800 本

统一书号：9150·68 定价：(软精) 1.55 元

前 言

本书收论文二十四篇，都是作者在 1980 年前后所写，论述了在这个“浩劫已过、困难尚多”的时期，关于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综合观察文字改革在完全消歇了十几年之后又缓缓活动起来的新动向。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看到中国语文的前进方向是“双语和双文”：从只会说方言的单语言生活到又会说共同语的双语言生活；从只会写汉字的单文字生活到又会写拼音的双文字生活。

二、论证中文信息处理的双轨制，在计算机上应当既用汉字，又用拼音，用拼音来帮助汉字。中文有两种文字工具：汉字是正式文字，拼音是辅助的文字工具。要使中文真正进入计算机时代，名副其实地追上各国的拼音文字，在输入方法上必须采用“拼音转变法”，输入拼音，自动转变汉字输出，不用编码。这一原理已经由计算机研究者使它成为现实，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技术突破！

三、汉语拼音方案是法定方案，但是，作为“拼音”有法定性，作为“拼音文字”没有法定性。“拼音”和“拼音文字”，二者的关系是什么，本质区别在那里？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和实际，这里

ABD 22/07

作了剖析。

四、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规则。为了拼写普通话，还要有以词儿为单位的拼写规则。这就是“汉语拼音正词法”。正词法是一个复杂问题。这里探讨了它的内容、性质、内在矛盾等问题。

五、提倡“现代汉字学”的研究。研究汉字的来源和演变的是“历史汉字学”。研究汉字的现状和问题是“现代汉字学”。历史汉字学源远流长，必须继承和发扬。为了汉字在今天和明天的应用，现代汉字学要求采用新的方法来研究。

六、其他。例如，对拼音化的历程作了宏观的回顾。三千四百年前几乎同时诞生的两种文字，西亚的字母和东亚的汉字，从“风马牛不相及”发展到两相偎依、结成姻缘。把丝绸送到西方去的道路是“丝绸之路”。把字母送到中国来的道路是“字母之路”。字母和汉字，经过漫长的“字母之路”，终于结成姻缘，这一事实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呢？是：中华文化不甘闭关自守的寂寞了，要走向广阔的天地，同世界各国文化汇合成为一股现代化的文化洪流。

“文字改革”是个传统名词，它不仅指文字，还指语言（推广普通话），而语言是文字的根本。在国外，称为“语言计划”（又译语文规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国家都有语言计划问题，语文生活稳定的国家也发生了新的语言计划问题。实质都是“语文现代化”。背景不同，条件不同，因而实际问题不同。现代化是永恒运动。任何国家的语文都在现代化中前进。

“知识有害论”过去了。“智力投资”的必要性开始被认识了。这本小书反映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在这个认识转变时刻的瞬间景象。

作 者

1984年1月北京

目 次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	1
中国文字改革的现状和问题.....	19
汉语教学中的三个问题.....	29
中文信息处理的双轨制.....	35
文字改革和电子计算机.....	48
汉语拼音三原则.....	57
拼音和文字.....	64
关于文字改革的误解和理解.....	73
汉语拼音正词法问题.....	81
正词法的性质问题.....	95
正词法的内在矛盾.....	110
《汉语拼音词汇》的性质、作用和问题.....	120
现代汉字学发凡.....	130
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	141

现代汉字中的多音字问题.....	152
现代汉语用字的定量问题.....	163
汉字简化问题的再认识.....	182
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化.....	188
文字改革的宏观研究.....	195
语言生活的现代化.....	205
拼音化的历史脚印.....	210
通向中国的“字母之路”.....	213
“知识爆炸”和“大海捞针”.....	228
给科技车轮加点润滑油.....	231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

自从鸦片战争(1840)打开了闭关自守的清朝帝国的大门以后，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一年年多起来。起初中国只知道西洋的武器利害，后来知道要革新武器必须革新生产，最后又知道基本的问题在革新教育。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高潮。正象西方的启蒙运动一样，语文的革新走在教育革新的前面。在西方，民族语文代替了拉丁文。在中国，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

中国的语文问题比西方复杂得多。除文体口语化问题以外，有共同语的标准音和推广问题，有汉字笔画太繁、字数太多、不能准确表音的问题和其他问题。所谓“文字改革”或“汉字改革”，实际包含“文字”和“语言”两方面。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①。简化汉字和推行汉语拼音属于文字方面；推广普通话属于语言方

* 这是作者参加1983年9月美国檀香山“华语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由作者略加修改。会议的全称是“华语社区语文现代化和语言计划会议”。本论文的英文本跟中文本不尽相同。

① 参看1958年周恩来总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三项任务在清末就提出来了，到今天有的完成了一部分，有的是长期任务。三项任务的内容正在扩大，例如包括如何使中文适应计算机处理。

面。从清末到现在，这三项任务还只实现了一部分。中国语文的革新还在继续前进。

中国的语文要不要革新，从“五四”白话文运动起就是有争论的。白话文运动发展到汉字简化和拼音化，争论越来越大，而且争论从中国国内扩大到世界各地的华语社区。有争论是好现象。真理愈辩愈明。批评是改进工作的动力。中国的文字改革是在争论中前进的。

我在这里谈的“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只是我个人对中国文字改革和中文信息处理的原理和当前情况的一些了解。

一 共同语和标准音

汉语的共同语起初称“官话”，后来改称“国语”，1955年又改称“普通话”。在台湾仍旧称“国语”。普通话这个名称在清末就已经有了①，原来的意思是普普通通大家能懂的语言，没有严格的标准。1955年给普通话加上了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改称普通话的用意是，表示国内各民族语言平等，不以汉语强加于少数民族。1982年中国新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全国通用的”这个说法如果解释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通用”，那么“普通话”的含义就接近于“国语”了。当然，说它是“全国通用的”，并没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广的意思，现在汉语方言地区还没有很好推广呢。汉语的共同语在新加坡共和国和其他地方称为“华语”。我认为“华语”这个名称很好，它可用于任何国家、地区和场合。汉语的共同语至今名称尚未统一，这说明汉语虽然是古老的语言，可是

① 清末南北往来的商人说普通话。他们说：我们不会说官话，只会说普通话。

汉语的共同语还很年轻。

标准音的确立是共同语达到“成年”的标志。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辽、金、元、明、清以来一千年间建都于北京的历史结果。1913年“读音统一会”审定汉字读音时候，没有以北京音为标准，而是用每省一表决权、多数票决定的办法，规定了人为的标准。1924年放弃这个人为的标准，改为“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①可以说，1924年是共同语“成年”的日子。从1913到1924，经过了十年时间，形成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统一认识。1955年的普通话定义不过是继承历史事实而已。

在北京，有不少词儿有两种以上读音。这些“异读词”需要规定读音标准。1956年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在1957、1959、1962，发表“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第一、二、三篇，共审定异读词1,800多条。1957年又发表“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共收以县市为主的地名170个。1963年汇集以上成果出版《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单行本（文字改革出版社）。审音工作后来长期停顿，到1982年才重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恢复工作。

1956年规定了异读词审音原则，要点如下：

(1) 审音以词儿为对象，不以汉字为对象。例如，“波浪”有bōlàng, pōlàng两种说法，应当加以审定。“率”字虽然有两种读音，可是“效率”的“率”只读lǜ，“率领”的“率”只读shuài，这就不是审音对象。

(2) 某字的某种读音在北京话里非常通行，即使它不合北京语音的一般发展规律，还是可以采用，但是同时要考虑这个音

① 1913的称为“老国音”，有入声。1924的称为“新国音”，无入声。这都是决定字音的年份，至于出版字书的年份要晚好几年。

在北方方言里应用得是否广泛。例如在北京话里，“危”念 wēi，“期”念 qī，这些音不合一般发展规律，但是采用了，因为在北京话里非常通行，北方方言也大致通行。①

(3) “开齐合撮”的读法，原则上以符合语音发展规律为准。例如，“淋”采用 lín 的音，不采用 lún 或 lǔn 的音。

(4) 古代清音入声字在北京话的声调，凡是有异读的，如果其中有一个是阴平调，原则上采用阴平。例如“息”xī，“击”jī。否则逐字考虑，采用比较通用的读法。

(5) 每个词儿原则上定一个音，但是也有少数保留两个音。例如“血”xiě, xuè。②

地名审音原则要点如下：

(1) 地名的本地读音，如果在音系上跟北京音是相当的，一概以北京音为准。例如“郿县”的“郿”，本地念 mí，北京念 méi；“略阳”的“略”，本地念 luō，北京念 lüè，都是有规律的对应，以北京音为准。

(2) 地名某字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特殊念法，而现在本地音跟它相合的，一概“名从主人”，不加改动。例如“栎阳”念 Yuèyáng，不念 Lìyáng；“解虞”念 Xièyú，不念 jiéyú。③

(3) 地名某字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特殊念法，而现在本地音跟它不合的，把本地实际的读法按照方言跟北京音的对应规律，定出普通话的读法。例如“菏泽”订为 Hézé(不取 Gézé)。

1982 年恢复审音以后，补充了“审音范围和审音原则”，要点如下：

① “危”、“期”等的读音，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读阳平。

②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尽可能避免一字两读。象“血(xuè)债要用血(xiě)来还”，这样的说法不好。

③ 另一种意见认为“名从主人”要慎重。“从”到什么程度是问题。

(1) 审音范围

- a. 只审订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词语，其中包括白话文中经常使用的文言词语和成语、格言；不审方言词语（包括北京土话）和古汉语词语。
- b. 只审订口语中的异读词和读音上出现的新读法及新生词语。
- c. 只审订近年来报刊上出现的人名（包括姓氏）、地名难字读音及特殊读音。

(2) 审音原则

- a. 以符合北京音系发展规律为原则，并便于方言区学习普通话，对个别词语也要考虑实际情况，采纳多数人的习惯。例如“广播”的“播”（广韵：补过切，去声），旧的字典读 bō，现在大多数人读 bō。
- b. 人名（包括姓氏）、地名的读音以从今、从俗、从众为原则，对运用“名从主人”的习惯原则，应取慎重态度。考虑所从的读音是不是方音，如果是，即应与普通话语音对应，不取方音。例如江西“铅山”(qiānshān)，不必注为 yánshān，因为江西方言把“铅笔”的“铅”也读成 yán。
- c. 意义相同的一字多音酌予合并，采取删汰、改订、补充等办法。例如“指”字有 zhī（指甲）zhí（指头）、zhǐ（指点），可以合并为 zhǐ。（参看文字改革杂志 1982 年第 3 期：“审音范围和审音原则”）

《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在再度审订以后，将成为正式的规定，内容也将扩大。审音是以中国大陆的情况作为根据的，是否能适用于其他华语社区，需要研究。

异读词的审音是汉语规范化的一个方面。汉语规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词汇的整理，主要是科技术语和音译人名地名的规

范化。意译有多种可能性；音译有同音汉字和方言的干扰。在科技发展迅速和人事往来频繁的今天，译名规范化成了汉语的重大问题。一个新的术语往往要经过许多年译法才趋于一致。例如 *Laser* 起初音译作“莱塞”，后来意译作“激光”，大陆以外还有“雷射”等其他译法。*Reagan* 一上台，就有里根（北京）、雷根（台湾）、列根（香港）等不同译法，汉字不同、读音各异。近年来各个学术部门和业务部门重视术语的统一，举行多次术语审订会议，考虑减少术语中的同音词，出版多种术语词典，发挥了一定的规范化作用。但是，有待进行的工作还是大量的。不同的华语社区产生不同的译名，这是难于避免的。如果能减少不同、增多共同，华语就能更加便于国际交流。

推广普通话，关键在培养师资。从北京到各省市大都有“普通话进修班”，轮训各级语文教师。为了便于评比和考核，最近试拟了“普通话等级标准”。第一级：能熟练地使用标准纯正的普通话，做到常用字的声韵调都读得准确，词句、语调合乎标准，词汇、语法合乎规范，在讲演、朗读、谈话中不出现方言、土语。第二级：能使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偶尔出现方音；常用字的声韵调读得准确，发音不准的时候自己能察觉、改正，词句、语调大体准确，词汇、语法大体合乎规范，讲演、朗读、谈话不影响理解。第三级：能说一般的普通话，声韵调基本准确，词汇、语法基本合乎规范，朗读、谈话带有明显的方音色彩，一般人可听懂百分之九十左右。不到第三级的列为预备级；超过第一级的列为特级。这些标准要按地区、职业、年龄、民族等的不同，定出不同的要求。

我们高兴地听到，台湾推广国语成绩斐然，新加坡推广华语后来居上，马来西亚正在努力，香港的民间学习班逐年增多。大陆的推广工作，一时高涨、一时低落，各个地区颇不平衡。最近

新宪法里写进了推广普通话，这是重振旗鼓、大力推广的信号。世界各地华语社区越来越重视共同语，这是交通发达和文化提高的可喜现象。

二 汉字整理和现代汉字问题

现代汉字的整理包含如下内容：（1）字量的清点，（2）字形的简化和标准化，（3）字音的标准话，（4）字序的标准话。汉字整理的目的是减少汉字的学习困难和应用不便。

（1）字量的清点

“汉字随时随地增加，出生不报，又随时失去作用，死而不葬。字典里死字和活字并立，不加区别。书写现代汉语究竟要用多少个汉字？谁也说不出来。这种现象不应当长此任其自然”。①

人口需要普查。汉字也需要普查。人口普查只查活人。汉字普查只查现代汉语用字。“清点汉字的家底，编出一份现代汉语用字全表的清单来”，“这将是汉字史上的一件大事”②。列代字书都有收字数目，但是收字数目不等于用字总数。古今汉字一共有多少？答复这个问题是困难的。不分时代笼统地算个总数，意义不大。当务之急是弄清“现代汉语用字”一共有多少，是哪些汉字③。这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术意义。

汉字虽然大多数是由复合符号构成的，但是复合以后就成为一个独立的符号整体。汉字是不可能机械地拆开和拼合的。

① 参看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第1版第312页：“现代汉语用字全表的研究”。

② 同上。

③ 所谓“总数”是“字种”的总数。同字异形，属于同一字种。

两个“木”字拼在一起不是一个正规的“林”字，因为“林”字当中的两个“木”字形体不同。“讨”字和“谢”字的部首都是“讠”，但是受了右旁的影响，这个部首不能写成大小完全相等。一万个汉字是一万个符号整体。这跟字母文字的“词儿无限而符号有限”是大不相同的。符号总数多而无定，是汉字学习困难和应用不便的根本原因。所以清点现代汉语用字的总数是整理汉字的基本工作。

有人说，清点字量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论对不对呢？天文学者能够计算天上的星星有多少。地理学者能够测量海洋的容量有多大。为什么字量是不可能清点的呢？当然，清点字量会遇到许多问题。首先是如何划分古今。现代白话文中有文言引语、文言成语和文言词儿，这是“古”是“今”呢？其次，清点对象以出版物为限呢，还是要扩大到出版物以外去？人口普查发现许多奇怪的姓名用字，地名普查发现县市以下有许多奇怪的地名用字，过去都未见于字典和书本，怎样念也成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将来得到的“字表”如何证明它是“全表”呢？“全”的含义是不是“最佳逼近”？据估计，6,600个汉字的覆盖率是百分之九九点九九九（99.999%），只欠缺十万分之一。^①第四个问题是字量能否“限定”，使现代汉语用字到此为止，以后只造新的词儿，不造新的汉字？^②此外还有其他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分别研究，都是可以解决的，虽然都不是容易解决的。

1981年北京发表国家标准GB 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

-
- ① 汉字的覆盖率大约一千字为90%，其后每加大约一千四百字就增加十分之一。例如， $1,000 + 1,400 = 2,400$ (99%)， $2,400 + 1,400 = 3,800$ (99.9%)， $3,800 + 1,400 = 5,200$ (99.99%)， $5,200 + 1,400 = 6,600$ (99.999%)。这是大概趋势。
 - ② 如果不能“限定”，规定一个“现代汉语用字表”仍旧有实用价值。“表内字”固定于设备上，“表外字”临时补充，可以使设备标准化。古汉语专用字是“表外字”。

码字符集基本集》，收汉字 6,763 个，分为第一级 3,755 个，第二级 3,008 个。正在准备补充两个“辅助集”，各收 8,000 字左右，包括繁体字和各种专用字。以上三集共收 23,000 多字，足够处理古今图书。此外还有 34,000 多个罕见的汉字，可以再补充几个“备用集”，可是实际用处很小了。台湾也编制了性质相同的字符集。将来如果能统一标准，首先统一现代汉语用字的标准，将对中文信息处理大为有利。

在“现代汉语用字表”没有产生的时候，这个包含 6,763 个汉字的“基本集”可以作为代用品。但是，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基本集”以频度为依据，达到了频度即使是古代汉语专用字也要收入。“现代汉语用字表”以“字性”为依据，达不到频度只要是现代汉语必须应用的都要收入。

日本 1981 年发表的“常用汉字表”（收汉字 1,945 个）跟“基本集”中第一级 3,755 个汉字性质相近。日文中间（不是外面）有假名，报刊和普通图书可以只用“常用汉字表”中的汉字，此外用假名代替。因此日本只需要一个“常用汉字表”而不需要一个“现代日语用字表”。这一点跟中文不同。据估计，3,800 个汉字在中文出版物中的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九九点九（99.9%）。如果中文中间能够夹进千分之一的字母，那么报刊和普通图书可以只用“基本集”中第一级 3,755 个汉字。这在目前是不容许的^①，但是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2）字形的简化和标准化

笔画的简化是书写的自然趋势。历代都有简体字。每当汉字应用频繁，就出现更多的简化。秦并六国，“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隶变包含简化。1935 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

^① 这个办法在个别书刊可以试用。目前要想普遍推行是不可能的。有一天如果能普遍限用 3,755 字，那将是汉字史上一大变化。

表”(324个简体字)，可惜没有推行。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515个简体字和54个简化偏旁)，1964年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2,238个简体字)，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的普通书报已经采用。1977年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由于缺点多，已经停止试用。^①

经验证明，简化是有利有弊的。初学汉字的儿童和扫盲学员喜欢简体字，认为好认好写。小学教师赞成简化，因为便于教学。简体字缩小到六号、七号字，仍旧看得清楚。计算机上点阵输出，也怕笔画过多。新形声字最受欢迎，例如“拥护”比“擁護”易认易写。许多人要求系统地形声化。这是“利”的一面。

“弊”的一面是，简化增加了近形字，例如“厉历”(厲歷)，“没设”(沒設)。增加了一字多音，例如“纤”(縷 qiàn, 纖 xiān)，“干”(乾，阴平；幹，去声)。增加了表音不准的声旁，例如“灯”(丁 ding)不如“燈”(登 dēng)，“淀”(定 dìng)不如“灘”(殿 diàn)。草书楷化增加了笔画结构，例如“书、长”，不好写，不便按部首归类。同音代替增加了意义混淆，遇到文言就问题更大，例如“余(餘)不尽意”。文字改革原来只改“今”、不改“古”。图书馆里有大量繁体字旧书。香港、台湾继续用繁体字。新书旧书之间，国内外之间，字形不一致。

简化是以“约定俗成”为原则的。以长期的群众习惯为基础，易于推行。原来的行书实际就有简化作用。但是，“约定俗成”缺乏合理性和系统性，许多缺点由此而生。要想在简化中间实现合理性和系统性，事实有困难，会遇到习惯的阻力。“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所以不能推行，就是背离了“约定俗成”，使人们看惯了的汉字变成面目全非。

^① “二简草案”是在不正常情况下发表和试用的，未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委员开会讨论，当然谈不上通过。